新区教育周刊
EDUCATION
主办：舟山市教育局 舟山市新闻传媒中心
2026年11月2日 星期一

看得见的课，看不见的功

海岛弦歌：舟山“双栖教师”的生活与坚守（六）

岑港中心学校罗家园老师扎根操场十一年，把一所乡村学校的孩子带上了定海区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的领奖台；柳行中心小学金愉皓是音乐教师，也是教导主任，他自称“校园调音师”，不仅校准看得见的音，也校准看不见的音。两所学校都在变小，两个人却坚守初心，且把课越上越“大”。

十一载扎根乡土 以体育人绽芳华

定海岑港中心学校 罗家园



我们学校是一所乡村小规模学校，只有九个教学班，学生人数仅两百。生源少、选材面窄，和城区学校完备的训练条件、充足的后备力量相比，想要在区级田径比赛中拿到好成绩，困难重重。但十一年来，我始终心怀热爱，扎根操场、深耕课堂，陪着一群乡村少年奔跑跳跃，努力书写着属于乡村体育的育人答卷。

扎根乡村学校这些年，我真切体会到小规模学校体育工作的难处。很多孩子没有接触过系统训练，缺少参赛经验，有潜力的苗子不好找，梯队搭建、日常训练更要花费心思。可我一直相信，体育不属于少数人，每个孩子都有运动的权利，都有发光的可能。因此我始终坚持“人人可运动、个个能出彩”的教育理念，沉下心打磨每一节体育课。

教学中，我结合乡村孩子的身心特点，跳出刻板的训练模式，把体能练习、技术学习、品格磨砺融入课堂，落实新课标要求。不只盯着少数特长生，更重视全体学生体质提升，让阳光运动在乡村校园落地生根，为学校体育人才培养打好底子。

着眼长远，我把教学重心放在了跳远、垒球两个特色项目上，并在2023到2025年搭建起阶梯式培养体系。其间，我根据学生的体能、爆发力等条件细心选材，建立低年级发掘苗子、中年级系统集训、高年级冲刺参赛的长效机制。清晨、放学后、周末，训练场就是我和孩子们的主战场，不管晴雨，我都陪着他们训练，一点点纠正跳远助跑、腾空、落地动作，反复打磨垒球发力、出手角度等细节。训练场上，不只教技术，更培养意志，用陪伴和耐心，带着零基础的孩子一点点战胜胆怯、突破自我。

日复一日的坚持，换来了赛场的突破。2023至2025年的定海区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上，学校田径队在B组比拼中逆势突围，团体总分先后拿到第五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，成绩逐年攀升，不断刷新学校参赛纪录，让乡村小规模学校在区级赛场站稳了脚跟。

两个特色项目也逐步有了名气。跳远项目多次拿下区级金牌，成为我校的王牌项目；垒球队伍稳步成长，频获奖牌，还多次代表定海区参加市田径运动会，乡村学子站上了更高的舞台。

在我看来，以体育人，奖牌只是“副产品”，为孩子开辟成长通道才是最终目标。十一年里，我坚持以训育人、以赛育才，留心发现每个孩子的特长，持续向定海五中输送多名田径后备人才。我还尝试打破田径的边界，挖掘孩子其他运动潜力，推荐一名学生进入市少体校摔跤队。这名孩子在体校刻苦训练，最终站上省级赛场拿下奖牌，实现了从乡村校园到省级赛场的跨越，让乡村体育开出了“惊喜之花”。

一方操场藏大爱，一腔热忱育新人。没有好资源，更没有好生源，靠着热爱和坚持，上好每一堂课、带好每一次训练、善待每一个追梦的孩子……我想，我也算真正扛起了一名乡村体育教师的责任。

前路漫漫，初心不改。未来，我愿继续扎根乡土，不断完善学校特色梯队建设，深耕以体育人之路，陪着更多乡村少年追逐热爱、勇敢奔跑，让乡村体育持续焕发蓬勃生机。

校园调音师的育人日常

定海区柳行中心小学 金愉皓



有人把音乐老师比作调音师——把每个音调准了再教给孩子。我希望自己把这件事做得更大——不仅调琴音，也调育人日常。音符显性、秩序隐性，调音和育人本就是同一件事。

用校本拓展课调出第一个音

到柳行中心小学后，我开了一门校本拓展课——舟山渔民号子、舟山渔歌。没有教材，就翻出旧录像带，一句一句听、一句一句学，把老旋律校准了再教给孩子。2024年10月，我将市海洋泉文化研究会非遗传承人洪国壮老师请进学校，教学生渔民号子；将包三毛老师请进校园，教学生舟山撕纸。2025年，我又邀请侯亚珠老师给学生带来舟山灯谜。

每周三成了学校最特别的一天，自己也多了一个身份——传承人助教，翻译方言、拆解动作，把号子调成学生跟得上的节奏。我还把学得最带劲的学生拉起来组建了“柳小号子队”。2024年，《起篷号子》拿下定海区中小学生艺术节集体项目一等奖；2025年，《摇橹号子》又站上同一舞台。

校准每一个音准

2024年秋季，我接手教导处工作。教学常规、课程建设、书香校园……教导主任和调音师有点像——每一个音准，都要有人负责。开学前两周排课：技能课不撞班、教研留半天、拼车老师排同一天，课表改到十几稿才敢打印。学校小，老师请一天假，整张课表就要重排，手机里永远存着最新版。去年九个班，今年七个班——学校在变小，排课的人最先知道。一学期听20节课，抽测、教辅台账、午休躺睡，一样不落。

教导处也管学生。小俞（化名）是我遇到的第一个“难题”：脾气上来连桌子都掀。起初讲道理，后来发现讲不通。于是不再讲，只站在旁边等，等孩子缓过来，再问一句“现在能说了吗”。这样“等”了很多次。终于，孩子不掀桌子了，走廊上碰到，会低着头小声叫一句“金老师好”。

看不见的音符

音乐教师当教导主任，有份别人没有的“便利”——广播室归我管。早上开校门放《蝉》《敕勒歌》，孩子进校门时耳朵是安静的；大课间换成《骄傲的少年》，让他们撒开跑。这算不上什么工作，但味道就藏在这些地方。

四月是书香月也是风筝节，我并在一起办：一个往天上飘，一个往心里走。2025年“歌咏书香·唱诗班”，低年级唱《春晓》，高年级唱《水调歌头》；今年“英韵书香·唱响春天”换唱英文歌，起因是质量分析发现英语最弱，新居民的孩子几乎没机会说英语，书香月正好创造一个机会。评比那天发音未必标准，可孩子们是抬着头唱的。质量分析是教导处的活，把分析变成一首歌，是音乐老师的活。在我这里，这两件事本来就是一回事。

一张改了十几稿的课表、广播里一首合适的歌、孩子叫的那声“金老师”……这些都不在明面上的“任务清单”里。我们要办的是一所有温度的海岛小学。不过，这温度不在台上，在台下；不在热闹处，在没人看见的地方。调音师的样子大抵如此——人们听见的是准的音，看不见的是调的过程。

2023年《迷人的火塘》评上部级精品课、2024年评上定海区骨干教师。有人问：“学校都要撤并了，你还这么折腾做什么？”我想，学校可以变小，课不能变小；孩子可以少，给他们的不能少。将来学校会安静下来，但被调准过的音不会散——唱过《摇橹号子》的孩子，走到哪里，偶尔听见一声号子，都会想起金塘，那座收留过他们童年的岛。

责任编辑 杨玉莹 版式设计 虞君明 新闻热线：2828254 小记者投稿邮箱：wbxjz@126.com